

昆／仑／文／学／丛／书／

# 上海最后的 迪斯科

李云良／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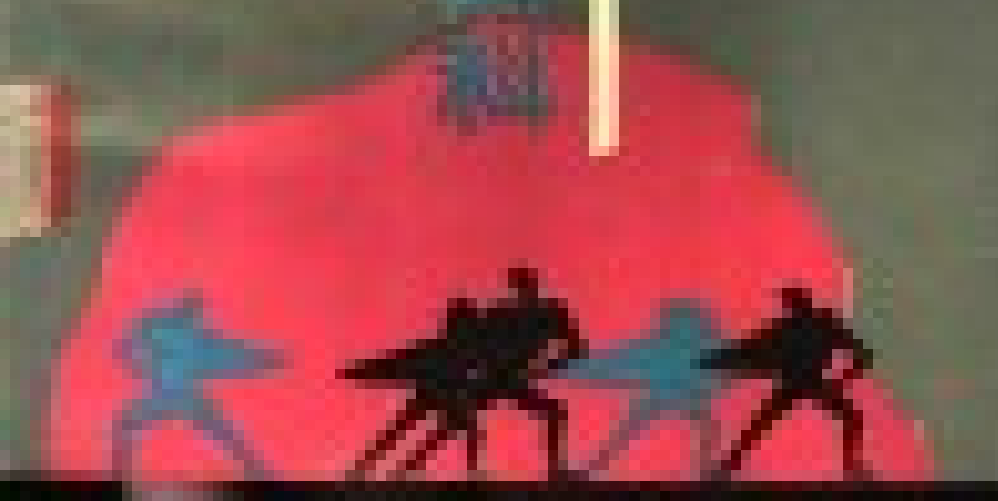
昆  
仑  
出  
版  
社



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#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

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



李云良 著

# 上海最后的迪斯科

昆仑出版社

· 昆仑文学丛书 ·

**上海最后的迪斯科**

李 云 良 著

昆仑出版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国防科工委印刷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昆仑出版社总发行

\*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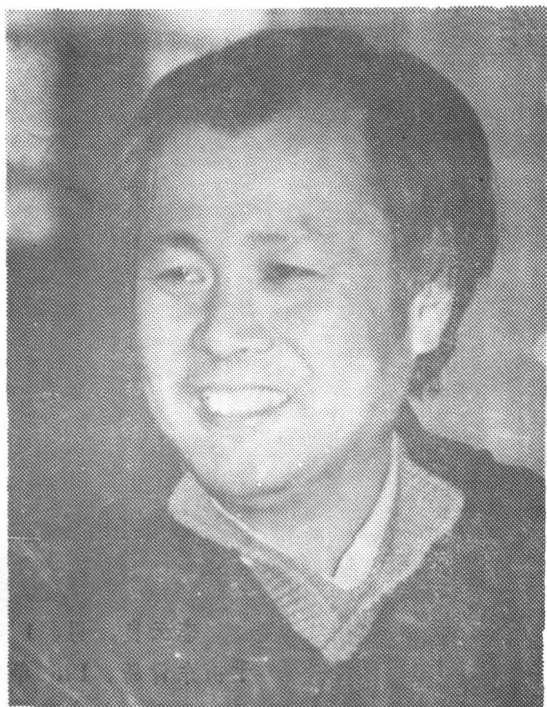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6.5·插页1·字数139,000

1990年2月第1版·199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,001—0,000

ISBN 7-80040-186-3/I.163

定价：2.80元



你的一切属于海洋

中A752/4

李之良

## 作者小传

李云良，男，1949年11月生于山东青岛。1969年参军，历任班长、文书、创作员、干事等职，现任东海舰队政治部创作室主任。发表过《青春》（合作）、《海之恋》、《爱情与遗产》、《特混舰队在行动》等电影文学剧本和数十篇中短篇小说。其中《邮票上的眼睛》、《雾的海》获《解放军文艺》优秀作品奖，《仙游》获《昆仑》优秀作品奖，《牌友》获《十月》荣誉奖。

## 序

周介人

李云良的创作正如他的为人一样，带着朴素的风格。不管别人在文坛上闹腾得如何轰轰烈烈，他都能以冷静处之。他坚持写“蓝色系列”，不仅因为他熟悉“蓝色”，热爱“蓝色”，而且因为他本分，他对自己的艺术能力有清醒的自我估计，他不能、因此也不愿去耕耘属于别人的艺术园地。他不写自己不能写的东西，因此也就写出了别人不能写的东西。

在李云良的小说中，首先吸引我注意的是这样两类人物：一类是已经退下来的海军干部，另一类是正在往上升的官场得意者。写前一类人物，作者的感情是复杂的，他似乎是同自己笔下的主人公一起，在反思几十年的革命经历，字里行间，既有几分自豪，也有无法弥补的缺憾。其中最大的缺憾，是长期的部队生活，服从命令听指挥，造就了这样一些“被组织惯了的人”，现在一旦离开“泊位”，没有人来组织，没有人下指示，便“不知怎么干”，于是，时时“有一种被时代和人群抛弃的感觉”。这是一些既值得尊敬，又值得同情的人物。

对于如《超级归纳型思维》中的主人公一类官场得意者，作者则给予无情的讽刺与鞭挞，这是一些专事耍弄“新

八股”武装起来的嘴皮子，以博取上司欢心的无耻之徒。作者对于生活中、特别在军队政治生活中蔓延的“革命八股”、“科学八股”、“新观念八股”，以及操弄这些八股无往而不胜的“新角”，表示出强烈的愤慨。

李云良对于历史、对于生活的思考是严肃的，正是这种严肃的态度，使他在自己的创作中强化了现实主义的批判功能。不过，他对人性弱点的批判，大多能从社会的特殊的生存境况中去寻找原因，人人都被外界的规定性所决定。但有些规定性激起的是人的积极的、创造性的内在动力，它造就一种建设性的性格；而有些外界规定性，则滋生出消极的、腐蚀性的人性力量。而且，某些在一时一地属于必要的、合理的规定性，如果跨越了时间与空间的限度，也会变成不合理，甚至荒谬。李云良对于这类外界规定性在当今社会中、在人的命运中所产生的辩证运动，有着相当出色的研究与艺术再现。

我衷心希望云良能继续坚持自己的耕耘。对于他来说，现在迫切需要的是进一步放松自己的创作心境。过于理性、过于依靠记忆与经验，常常会在创作心态上造成一种拘谨。如果有什么祝愿，那么我就说：云良，你可以写得再富有想象力一些，写得再灵气一些！

1988.11.28

# 目 次

|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序.....        | 周介人 ( 1 ) |
| 牌友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蓝色系列之一..... | ( 1 )     |
| 晚风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蓝色系列之二..... | ( 14 )    |
| 看哑巴补鞋的蓝上校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蓝色系列之三..... | ( 22 )    |
| 紫色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 ——蓝色系列之四..... | ( 34 )    |
| 超级归纳型思维.....  | ( 42 )    |
| 打开舷窗.....     | ( 57 )    |
| 白色的诱惑.....    | ( 70 )    |
| 近亲繁殖综合症.....  | ( 78 )    |
| 小镇上的美国女神..... | ( 95 )    |
| 你穿过红蝙蝠衫吗..... | ( 107 )   |
| 邮票上的眼睛.....   | ( 115 )   |
| 香海，香海.....    | ( 129 )   |
| 上海最后的迪斯科..... | ( 142 )   |
| 仙游.....       | ( 153 )   |
| 迷你式音响组合.....  | ( 176 )   |
| 泊在舷边的梦.....   | ( 191 )   |

## 牌友

——蓝色系列之一

申师傅是在上街买菜的时候，不小心踩着一块半个鸡蛋大的石头崴了脚的。幸亏摔倒时，他姿势正确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，轻则扭筋断骨，重则脑溢血，想想还真有点后怕。现在，只是扭伤了肌肉，真是不幸中的万幸。

医生让他卧床休息，肌肉会慢慢恢复，每天涂点松节油按摩按摩，别的也没什么妙方。于是，申师傅躺到了床上。今天是上床后的第七天，脚脖子摇一摇，还哆哆嗦嗦地疼。试着下床站了站，不成；扭了个大秧歌，栽到了地板上。没法，他又爬到床上。

人不顺的时候，喝凉水都塞牙。难道我不顺了？他想。这两年打起牌来还是很顺的。打四十分、红五星、争上游、拱猪、够级甚至算命，都挺顺。要么一把同花，要么大王小王一齐上手，顺风顺水顺气顺神，乐得他常常甩掉鞋子连拍大腿，得意忘形。是啊，人不能总是顺，海上也不能总是南风。风有调向的时候，人也有倒霉的那一天。莫非我的不顺我的霉气就要开始了吗？莫非崴脚就是一颗信号弹？预警雷达电波？接下去的是什么呢？他不敢往下想。他恨那块半个鸡蛋大的小石头！你的眼呢？是啊，眼呢？难道长在后脑勺

上吗？幸亏你还没忘记卧倒的动作。当时那卧倒的姿势着实引来了一串串不那么友善的笑声，他听得清清楚楚，这下子你可露脸啦！摔了个重量级！篮子里的西红柿纷纷连滚带爬地逃命。围观的人一下子集合了一个排，立即又扩编为一个连。空降兵？还是绿色贝雷帽特种反应部队？在这块古老的国土上，每个人都怀有极强的好奇心，一个老头子摔了一跤有什么好看的呢？你们不忙吗？你们也离休了吗？来了一个孩子，五六岁的男孩。“爷爷，我来扶你！”他老泪夺眶而出。孩子的心是纯净的，就象头顶上的蓝天。

此时，上午九点。老伴上班去了，偌大的一个院落立即寂落下来。家里只有老保姆刘妈。刘妈在厨房里收拾荠菜，她说她是今天早晨从一个老头那儿买来的，包荠菜饺子，吃个新鲜。荠菜不会有假，她认得。

卧室里只有他一个人。难以忍受的孤寂如同一根透明的绷带紧紧地箍着他肥胖的身体，他觉得灵魂也被箍住了，而且箍得很死，挣都挣不开。眼下尚是初秋，阳光已经不象夏日那么刻板地赤热了，略略透出一丝温柔，能致懒。能致懒的阳光透过宽大的玻璃窗照到了床上，照到了受伤的脸上，他感到极舒服。只是手痒，有时痒得难以忍受。他以为手上长了手气湿气，看了看，什么也没长。他明白这是许久没有甩Q抠底的缘故。

他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副刚刚启封的狮牌扑克，凝视了一会儿，象是见到了久别的老战友。他把扑克牌捻成一把“扇子”，随意地扇了几下风。他闻到了一股清淡芳馨的纸牌的香味，这香味使他微微有些醉，比喝茅台、五粮液、古井和双沟这些白酒还过瘾。他闭着眼，迷醉了一会儿，又刷刷地洗

起牌来，牌洗得既熟练又漂亮。他爱牌，他觉得每一张纸牌上都写着他辉煌的去。看牌就等于在浏览他的过去，象参观一个展览会。从他离开他的泊位的那一天起，他就强烈地意识到作为有价值的人生航程已经宣告结束了。就象一艘战舰，当它退出现役停进港湾，它的生命就中止了。余下的只是活命，或者充当一个标本，活着的标本。现在，他百无聊赖，只有钻进纸牌里去寻找安慰。纸牌里有日月星辰风花雪月，有电闪雷鸣惊涛骇浪，有幸福，有痛苦，有悲哀，有喜悦，有眼泪，有笑声，有你所需要的一切。他越玩牌越觉得牌里有他的生命，或者说他的生命在纸牌里。

他是在六十五岁上离开“泊位”的，至今已有两年的时间。两年来，他的“庄园”从喧闹到冷落，仿佛度过了一个漫长的世纪。早先常常光顾的那些“上海”、“皇冠”、“丰田”、“马自达”、“奔驰”、“公爵”、“尼桑”之类的轿车们已经象季风一样实行了战略大迁移，到别的门口去停靠去了。他这儿绝少有车辙出现，倒也清静，减少了汽车的排放物，地皮也感到轻松。任何的刺激，譬如说某某家装上了三菱空调啦，某某家配发了旋转式台湾电烤炉啦，某某家装上了莲花式壁灯啦，等等等等，在他的大脑深处已经荡不起一丝一毫的涟漪来了，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就是没有任何的反馈。你就是搬进故宫，天天住锦江饭店的总统套间，又怎么样呢？你还是你！他这样安慰自己，这样来按下一头上翘的心的天平。他感到他的大脑已经硬化板结，如同鲁西北的盐碱地，那是他家乡的土地。他懒得去治理他的“庄园”，他想还其自然，这样好。院子里的树木自由生长，爬墙虎毫无顾忌地爬满了小洋楼的两壁。冬青疯狂地伸展着手臂，变得越来越无

视纪律条令。地上的草变野了，长了一个人高，吓得刘妈不敢进去，说是里面有狼。丁香和桂花也不知什么原因沉默了两年，看它们那无精打采的样子，怕还要继续保持沉默。家里本来不多的人，如今更少了。唯一的女儿丹丹竟然嫁给了一个美国人，远走加利福尼亚。代沟变成了代洋，太平洋，一辈子也填不平了。余下的只有对女儿童年和少年的回忆和幻影。女儿也进了纸牌。他没有儿子，前妻把儿子带走了。儿子是颇有些山东男子汉骨气的，他至今不认他这个父亲，也不要他的一分钱。儿子至今还生活在他曾经生活过的那块盐碱地上，如今那儿长满了棉花，而且还出口。儿子和前妻对于他无情的抛弃做出的反应是诅咒：生了儿子也没有屁眼。结果他再也没有儿子，连没有屁眼的儿子也没有。他想这是报应，是盐碱地上的咒语的力量。不管怎么说，如今使他聊以自慰的是，儿子和前妻也进入了纸牌。儿子的名字叫狗子，因为生的黑，他就叫他黑狗。黑狗是老大，他就把黑桃老A当成儿子。前妻的家在桃花沟，取名桃红，她是排行老六。红桃六也就成了前妻。

扑克牌滑落到了地上，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。是痛苦的呻吟吗？还是一种暗暗的欢畅？他分辨不出。

又是一次滑落。刚刚抬起牌来，又掉下去了几张。滑落，在我的一生中，有多少这样的滑落啊！美好的东西滑落了，捡起来的却只能是薄薄的纸牌。滑落在盐碱地上的黑桃A和红桃六，再也得不到了。尽管那是两张小牌，可那毕竟是自己的牌啊！是自己亲手抓的，滑落了，永远地滑落了。大概人都得滑落些什么，不能什么都有，但美好的东西不要滑落。

他变得越来越孤独，如同鲁滨逊飘到了荒岛上。尽管他居住在中国最大最繁华的大都会上海，尽管虹口公园一带已经不那么安静，跟闹市区相差无几。但他仍感到孤独。他几乎没有什么朋友，有的只是上级下级和同级。如今你不站在台阶上，上级下级和同级就不复存在了。他也没有任何的爱好。读书、集邮、钓鱼、摄影、音乐、舞蹈、京剧等等，他都不感兴趣。由于过去工作的繁忙和来自盐碱地之故，使他失去除工作之外的任何爱好。他没有那个条件和机能。他是凭着资历工作的，而不是凭着学历和才能。现在人老了，工作解除了，爱好象归来的燕子落到了你的房檐。有的人去摄影，有的人去画画，有的人去舞厅音乐茶座，有的人去当保姆，照顾孙子。各人有各人的新的轨道和空间。就他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他有一种被时代和人群抛弃的感觉。灵魂的孤独常常令他夜不能寐。他甚至觉得他的院子是一片荒芜的草原，他是一匹步履缓慢的老马。他热烈地盼着有飞碟降落在他的院子里，他想去外星，做一个“超人”。

“你别整天一个人猫在家里，出去走走，不要怕见人！  
四川北路，南京东路……”

“人挤人，灾难！”

“那就去虹口公园！”

“那也叫公园？比集市贸易还热闹！”

“别人不都这么生活的吗？就你娇贵！”

“别人是别人，我是我！”

“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！摘掉了乌纱帽，你还不和普通人一个样！其实，人和人都是一样的。你本来就是普通人，比别人高明不了多少，是一次又一次的机遇把你送到了这么

个高位上去的。你毕竟不是牛顿、达尔文、爱迪生、爱因斯坦、华罗庚！申司令走了，还会来一个马司令于司令。牛顿呢？世界上再也不会会有第二个牛顿！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去找个牛顿？！”

“这正是我的浅薄！”

“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还要跟我在一起？”

“这正是我的软弱！”

这是两年前的一次争吵，过去很久了，但总也没忘。

他跟雅芝的结合是个悲剧。雅芝并不爱他，他知道。他也不指望雅芝给他什么爱。他只需要一个女人，一个伴儿，他就这样和雅芝生活了三十五年。

“是的，跟我的同学们相比，我的生活是优越的。我有住不完的房子，有小轿车，有不花钱的保姆。可我总觉得很空虚，和这座院子一样空虚。当初，我是把你当成革命来爱的，如今，我们都老了，我希望我仍然象爱革命那样爱着你，可不知为什么总是很难……我也知道，你心里还惦记着盐碱地上的娘儿俩，这个我理解……每个月我都以你的名义给他们寄钱，每个月他们照例都退回来……”

“是谁说的，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幸的，我们的生活条件优越，却很不幸，有意思……”

“虹口公园左边的角落里，有一些退休工人在那儿打牌，你去那儿转转吧！”

于是，他去了虹口公园。于是，他在那儿发现了一片新的海域。那真是一片诱人的富有生命力的深海区啊，于是，他下海了。

他还记得那是五月的一天下午，湿漉漉的阳光从梧桐

树叶子上滴了下来，溅满了那张石桌子。石桌的四周坐着三个老人，南边空着。这三个老人的年纪与他相仿，都是六十五岁以上的人了。每个人脸上至少有一千条皱纹。东边坐着一个胖子，穿了一身蓝，跟邮局门口的邮筒似的，只是嘴没有信封那么宽。安了三颗假牙，整齐地漏着风。西边坐着的是一位失去双脚的工人。据说他是在一次事故中为抢救国家财产失去双脚的。他的脸干瘦干瘦，呈巧克力色，说话的声音却很清亮，年轻时他一定有一副好嗓子。北边坐着一个留着长胡须的老人，腰板如同石壁一般，气色极好。他身边总是带着一把宝剑，长长的红穗子，火焰般地跳动着，是祖传还是冒牌的，不清楚。

胖子熟练地洗着纸牌，这是一副崭新的狮牌扑克，显然刚启封。

他站在南边的空档上，望着他们。

“玩玩？”胖子说。

“你们玩什么花样？”他问。

“四十分，拱猪，争上游，想玩什么就玩什么，没一定规矩。”长胡须开始上牌，“来，坐下吧，三缺一。”他翻出一张红桃六，“您贵姓？”

“申！”他的眼睛盯着那张红桃六。

“沈阳的沈？”长胡须问。

“上海的简称，伸手的伸去掉那个那个……人。”他弯下腰吹了吹石凳上的土，从容地坐下了。

“您是哪个厂的？”胖子把牌重新整理成豆腐块重新上牌。

“我是造船厂的，”他支吾着，“江南造船厂。”

“数你的厂大！你来上牌！”胖子说，“我是保温瓶厂的，你就叫我胖子吧，从年轻时人们就这么叫我，一直叫到如今。长胡须是工商银行的。轮椅是益民食品六厂的，就是生产鲜桃汁夹心糖的那个厂。”

“那糖好吃！”他说。

“开始吧，”长胡须说，“打四十分！”

于是，他们开始摸牌。于是，他和他们就认识了。于是，他便成了申师傅。

从那一天开始，除了下雨下雪天，他天天必到他们的“乐园”去，并且总是第一个到达。他们永远地“占领”了这个石桌。石桌成了他们的祭坛。他也渐渐地变成了申师傅，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份。

他以前听惯了下级的汇报和上级的指示，即使是同级也绝少有信口开河说话的时候。经历了那一场“史无前例”，每个人的心上都装了暗锁。所讲的话基本上都是报纸上和文件上的。久而久之，自己的语言便丧失了，变成了广播电台的一个喇叭或者是报纸的头版。现在则不同了，跟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在一起，他觉得有一种“解放”感。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讲话，而不必去对照广播电台和报纸的口径。他可以说粗话，可以骂人，可以取笑别人，可以发牢骚，可以不用顾忌有人打小报告递小状子写匿名信。他也知道了许多他以前不知道的事儿，听到了许多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故事。他觉得生活充实了，生命又有了底色。就拿这三个牌友来说吧，他们虽然退了休，神经却还搭在自己的单位和厂子里。只要看到有人拎着向阳牌气压热水瓶，胖子的脸上就放光，就向人家讲解使用时的注意事项。对于长胡须来说，工商银行就是他